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劫餘灰
第十三回 朱婉貞歸家訴別緒 陳六皆勸酒試奸徒

且說當下泊定了船，黃學農先自上岸，帶了一個船戶，去訪問朱小翁住家，叩門求見。朱小翁延入，相見已畢，小翁讓坐獻茶。學農道：「閣下且休客套，先打發人去接千金要緊。」小翁訝道：「閣下說什麼？」學農道：「是閣下千金回來了，請打發家人到船上去接來。」小翁道：「弟生平只有一個小女，已在肇慶落水身故，閣下此話何來？」學農道：「弟便從肇慶，送千金回來。他已遇救，並未身死。」小翁此時，如醉如夢，將信將疑，目定口呆，對著學農發傻。學農站起來道：「此去碼頭不遠，閣下不信，且同去看來。」說著拉了就去。小翁此時，身不由主的，跟著便走。船戶在前領路，一徑來到碼頭，走上船來。婉貞望見父親來了，搶步迎去前艙，叫得一聲父親，便撲到懷裡，雙膝跪下，放聲大哭。小翁直挺挺的站著，一言不發，呆了半晌，方才落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女兒，你真個回來了也。」婉貞不曾聽見，還是跪在地下，抱著小翁雙膝，哭個不休。學農便叫王媽出來勸止。婉貞勉強忍住了哭，滿心委屈，要訴說一番，卻只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小翁歎氣道：「此時事已過了，哭他甚麼。我兒且先跟我回去罷。」學農道：「正是。今日父女重逢，是大喜啊！」婉貞只得整整鬢髮，拭乾了淚痕。學農再和小翁登岸，王媽和婉貞在後相隨。碼頭離家並不多路，不用轎子，一行走了回去。小翁重新和學農見禮，再三致謝，婉貞也向學農叩謝了。學農先打發王媽回船，略略和小翁了幾句在貞德庵遇見婉貞醫病的話，便起身告辭。小翁再三相留，學農道：「弟並不便回肇慶，不過到船上看看，可以再來的。」小翁方才送至門首而別。婉貞等父親送客回來，重新上前見禮，父女兩個，對訴別後事情，提到了仲晦，小翁不覺咬牙切齒。婉貞訴到在蒼梧縣攔輿，詞中並未提到仲晦，小翁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婉貞又訴到在肇慶翻船一節，小翁道：「這裡以前之事，我都略略知道，不過一向若明若昧，不甚清楚罷了。」婉貞訝道：「父親何由得知？」小翁道：「當日翻了船時，廖春亭全家及杏兒都被救起，單少了你一個。春亭把杏兒送了回來，我細細問過他，所以有點知道，只苦於小孩子說不明白。」婉貞道：「這也難怪。本來到了梧州，他便不和女兒在一處了。此刻杏兒呢？」小翁道：「我因為沒了你，家中便不用女僕，小孩子沒有人照應，我把他送到親家那邊去了。」婉貞又把遇了武老太太救起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述了一遍，只聽得朱小翁涕淚交流。婉貞訴完之後，小翁卻又呵呵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好！好！你能如此立志，真不枉我教你讀書一番。」

婉貞正要答話時，忽然所用的童子，拿了一包東西進來道：「老爺，方才那客人丟下了一包銀子呢。」小翁接過手來，見是一個手帕包著的，沉甸甸約有三四十兩重，便道：「在那裡拾來的？」童子道：「就在那客人坐的椅子上。」小翁道：「如此，待我送去還了他。」說罷，拿了銀子，徑到碼頭上看時，誰知那船已經不見了，問問碼頭上的小船，卻說開去多時了。小翁心中十分疑訝，道：「這黃學農是甚麼人？他救了我女兒，還要送銀子給我，天下斷無是理。」一路疑惑著回家，對婉貞說知。婉貞猛然省悟道：「是了。這是女兒在貞德庵時，代人寫字，人家送的潤筆。當時女兒不受，卻是老尼姑妙悟，在旁一一代收了。依著女兒的意思，是姑且由他收了下來，等臨行時，只說送他香金，以報他救護之意。誰知臨行時送他，他卻不受，定要還了女兒，女兒又不肯接收，是黃先生收下來的。想是此物。」小翁打開手帕一看，裡面是用皮紙封裹嚴密的，紙裏之外，有一張字條兒，寫著「令千金潤筆所入，承妙師法囑，謹以帶呈。賢父女睽隔日久，正當細談別况，僕不便久擾，仍即解維上駛矣。黃學農白。」小翁看罷，不覺歎道：「不圖今日，尚有此古人也。」然而追之不及，只索收之。婉貞便到自己從前的臥室裡，收拾一切。

此時崗邊村裡的人，早已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知道朱婉貞被救回來。陳公孺知道了這個信息，便告知李氏，要打發女僕前去問訊，又把丫頭杏兒送回去。李氏道：「送了回去也罷。我看他主僕兩個，多是不祥之人。一邊定了親，便把疇兒克跑了，直到此時，死生未卜。這丫頭自從到這裡，我總是天天有病，沒有一天不躺下兩三回的。送了他回去也罷。」公孺明知他思子情急，氣的發昏了，所以說出這等蠻話，也不和他計較。便打發一名女僕，帶了杏兒去了。這邊李氏，還是咕噥個不住。

婉貞自從在貞德庵聽了妙悟一番妙諦，回到家來，除了侍奉父親之外，便一味習靜懺悔，不經不覺，過了半年日子。已交到次年三月了，忽然聽得杏兒說，陳六皆來了。

原來陳六皆自從販了各樣貨物，取道西江，到肇慶見過老友黃學農之後，便附船到了梧州，在同鄉處打聽得婉貞當日攔輿情形，仍舊未知其生死下落。耽擱了幾個月，見貨物沒甚銷路，等過了年，便取道到了湖南。入了長沙，只見地平如砥，六街三市，十分熱鬧。那繁華景象，雖不及廣東省城，然而那種乾淨齊整，卻有過之無不及。當下擇定了寓所，便到各珠寶店兜攬生意，倒也銷脫不少。住了二十多天，忽然一日，在路上遇見了一個人，十分面善，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朱仲晦。六皆便上前招呼道：「老表台，違教了。」仲晦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閣下莫非是六皆兄？有何貴事到此？」六皆道：「出門惘惘，行無定蹤，遂過此地，不期得遇表台。未知在此何事？」仲晦囁嚅道：「也只在此閒住。」六皆道：「彼此至親，既經久別，何不請至小寓一談？」仲晦道：「尊寓在那裡？改日弟來請安罷。」六皆一把拉住道：「久別初逢，怎麼說這種見外的話？務請同去一談。」仲晦無奈，只得相偕行去。

到了寓所，六皆知道，仲晦是個酒肉朋友，先暗中叫寓中小廝，去購備了酒菜，然後和仲晦開談。問道：「自從老表台，和令兄小翁同到省城，舟次在花埭散失之後，只有令兄一人回家，尊駕與令姪女都不知去向，今幸相遇。不知令姪女無恙否？可還在一處？」仲晦道：「當日雖與家兄同僱一船，帶了姪女到省城去，到了花埭，因為與家兄吵鬧了兩句，我帶了內人，另外僱船去了，他父女二人如何下落，我那裡得知。」六皆向來也知道，仲晦素性無賴，故任他胡說，並不致辨。因順口說道：「如此說，令兄也太無理了，他總說閣下和他令媛都不見了。聽他的口風，好像還是閣下帶走了的呢！」仲晦切齒恨道：「他向來以道學自命，那知做出事來，全無人理。」說話時，小廝已擺上酒菜。仲晦是見了酒，便忘了性命之人，因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今日才是他鄉遇故知呢，一見就打攪了。」六皆是個有心人，也不和他多說話，只一杯一杯的勸他喝，看他喝的有了酒意了，方才慢慢的說道：「方才老表台說令兄做事沒有道理，不知是甚麼事？」仲晦道：「也沒甚麼事，不過他過於把持罷了。我兄弟兩個分家時，除了每人應得的田產外，尚剩了十畝祭田，作為丞嘗。自分家以後，我的命運不濟，一分薄產都喪失了。我想，祭祀是子孫之責，若必要做祖宗的自己留下丞嘗產業，作為祭祀之需，又何必必要子孫呢。所以向他商量，要把那十畝祭田分了，每人可得五畝，好歹讓我去變兩個錢使用。誰知他執定不允，我和他說得多了，他索性把這十畝田去報了官，存了案，永遠不准變賣。鬧得我無法可想，豈不是送我上了絕路。因此我和他雖是同胞兄弟，心裡卻是很不和的。」六皆有心想試探他的說話，索性又讓他多喝了幾杯，仲晦已是酒興勃勃。六皆又故意逗他道：「兄弟們終是兄弟，若結了冤家，也不是了局。」仲晦道：「我此刻到了湖南，是不回去的了。若要我回廣東，除非是戴了紅頂子，方才回去。他送了我上絕路，我也送他上了絕路，因此便要一輩子不和了。」六皆道：「怎麼送他上絕路呢？」仲晦此時自悔失言，便把話遮飾道：「這不過說說罷了。」六皆道：「令兄每每對人說，他的女兒，是閣下帶走了的呢。」仲晦切齒道：「是我帶走也罷，不是我帶走也罷，他的女兒，左右這一輩子回不得家鄉的了。」六皆道：「如此說，老表台知道他下落的了？」仲晦被了點酒，揚揚的說道：「知道也使得，不知道也使得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句話未免太奇了。」仲晦不答，舉起杯中殘酒，一飲而盡。六皆又代他篩上一杯，說道：「令兄的脾氣，本來是人所共知的，你想人家為甚叫他做朱呆子呢？」仲晦又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我叫他下半輩子，苦給我看。」六皆道：「到底他女兒落在何所呢？」仲晦道：「掉下水去了。」六皆暗想：「莫非肇慶翻船的事，他也知道了？他因為與其兄不睦，此人無賴，不定遂下毒手。我今日遇見了，倒不可不試探他一個清楚。」因又滿滿的勸了幾杯，說道：「怎生掉下水的呢？」仲晦道：「雖不是真正掉下水，也和掉下水一般的，縱然撈得起來，也不得乾淨的了。我想他雖然失了女婿，卻還可以再嫁一個，此刻他總沒得望了。」六皆心中暗暗吃一大驚，付道：「依他這樣說，莫非耕伯走失，也是他弄的鬼麼？」因又問道：「他女婿不知到那裡去了？老表台可知道？想你交遊素廣，必定有消息的。」仲晦

也斜著眼，笑道：「交遊廣呢。」六皆見他醉了，再問道：「你到底知道不知啊？」仲晦道：「有甚不知。」六皆急道：「在那裡呢？」仲晦道：「在麼、在、在、在南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六皆道：「南甚麼？」仲晦大笑道：「六皆，你看朱小翁後半輩子享福也。酒也多了，明日會罷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

六皆挽留不住，便送他出門。看看他一蹙一蹙的去了，忽然想著：「我何不乘他吃醉之時，暗暗跟著他，看他住在那裡，好再尋他。」想罷，便叫小廝：「只管收拾過碗盞，我送了這個朋友去就來。」說罷，趕上前去，遠遠跟著。只見仲晦，走前三步，退兩步的，轉彎抹角，走到學宮前一條巷子裡面，在一家門首叩門。半晌，有人出來開門，仲晦便進去了。六皆遠遠望著，看他進去之後，走到那門前一看，只見門前一扇牌子，寫著「嶺南朱公館」。六皆不覺暗暗稱奇道：「他何以打起公館來？莫非做了官麼？」回心一想，或者他寄住在同姓人家裡，也未可知。然而這件事怎麼能打聽一個實在呢？一路尋思，走了回去。

小廝早把碗盞收拾好了。六皆忽然想了一條妙計道：「他喝醉了，一定睡覺，且等我賺他一賺。想罷，取過一個信封，裝了一張白紙進去，用漿糊封了口，提起筆來，寫了個「朱大老爺台升」，下面寫著「名內具」。叫過小廝來，交代道：「學宮前一條巷子裡，有一家嶺南朱公館，你把這封信送進去，不要說是這裡送去的，只說是甚麼公館送去的，隨便你撒一個謊，卻要他一張回片來。」小廝道：「說甚麼公館，你老人家教了我罷，我不會撒謊。」六皆道：「也罷，你便說陳公館送來的罷。」小廝答應著，拿了信走到學宮前小巷子裡，尋到了朱公館，敲開門，把信遞了進去，說道：「這封信是陳公館送來的，要一張回片。」那家人接了信，拿進去，不一會，拿了一張名片出來，交給小廝。小廝喜孜孜的拿了回去，交與六皆。六皆接來一看，是「朱景熹」三個字，後面蓋了「仲晦謁片」四個小字。六皆暗想：「他居然做了官了，真是奇事，我如何去打聽他一個虛實？並且他說囁姪在南甚麼，又不曾說得明白，總要問清楚了方好。然而我明日到他公館裡去見他，他倘使想起今日酒後失言，托辭不見我，又將奈何？」思來想去，沒有個善法。又念到他所說的一個南字，不知是南甚麼，莫非是南雄？又莫非是南澳？總想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是夜，便連夜飯也不曾吃，睡也睡不著，忽然又想了一條妙計道：「他不曾告訴我做官，我也不曾告訴他販貨，且等我明天再賺他一賺。」於是，等到明日一早起來，揀了幾樣玉器，打了包裹，一徑走到仲晦公館裡來。敲開了門，六皆陪笑對那家人道：「大爺，我是販了珠玉貨物到這裡販賣的，意思請你進去問一聲，貴上可要買點，班指、翎管，都有。就是太太們的珠花、簪子，都備。費心代我回一句，倘使有了交易，情願給尊駕一個九五回用。」那家人笑道：「我們公館裡，怕還不買這個呢。」六皆道：「我的東西，十分便宜，說不定是要買的。有了交易，少不免大家弄點好處。」那家人聽說，便叫六皆到門房裡坐下，先要他兩樣煙壺、班指等，玩弄了一番，然後說道：「我只管去問問看，要要是論不定的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個自然，縱使不買，拿進去看看，也不要緊。或者貴上有朋友要，薦薦生意也好。」那家人便進去了。一會兒出來，招呼進去，道：「你說的回用，不可忘了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跟了那家人進去。走過一所客堂，越過一方天井，到了一所書房裡面，見了仲晦。仲晦不覺大吃一驚，目定口呆，一言不發。正是：

昨日初逢叨醉飽，今朝再遇露機關。

未知二人相見之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